

时隔8年,作家王跃文的最新长篇小说《家山》,由人民文学出版社联合湖南文艺出版社推出。54万字的《家山》,以湘地乡村和乡土人情为题材,描写南方乡村沙湾在20世纪上半叶的社会结构、风俗民情、耕织生活、时代变迁。其中包含了王跃文的经历、思考和情感积淀,凝聚了其生命体验和感悟。这部小说也被中国作协列入“新时代文学攀登计划”第一批书目。

在《家山》中,乡村的社会结构、乡村伦理、乡村经济模式以及一方水土的民风、民情、民心,在日常生活叙事中徐徐展开。因而这本书也被称为“一部关于乡村生活的世情全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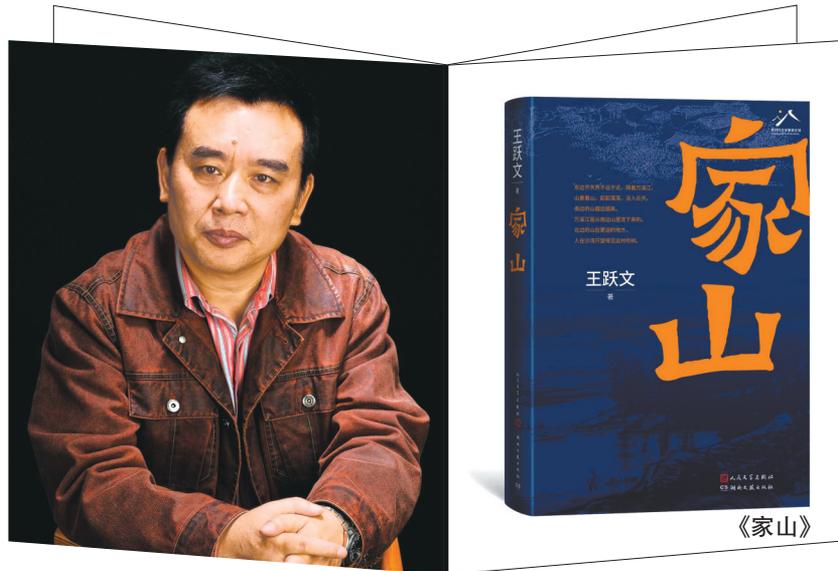
过去9年间,王跃文搜集查阅了大量的历史文献、方志,钻研户籍田亩制度、捐税征收方式等等,多次重返乡间田野做实地勘察,直到一方水土和那些村民已鲜明生动鼓涌于胸口。

延续湘地沅水地理悠长文脉 王跃文推出最新长篇小说《家山》

写湖南的乡土 有细致确切的风物和口音

中国作协副主席、文学评论家李敬泽评论说:“跃文把这部书当作他的根底的书,倾注了感情,倾注了心力。这部书所写的家和山不仅仅有着确切的细致的风物、风俗,也有确切的口音。中国的小说,写湖南,写湖南的乡土,我们至少可以举出两个例子,一个是沈从文,再有一个是周立波先生(注:我国近代著名乡土作家),周立波先生也写了一部关于他家乡的作品《山乡巨变》。所以我们需要放在从沈从文到周立波这样的脉络里,来看待2022年又有一位作家再写而且是在历史的视野中去写湖南的乡土这件事。这部小说充满了由感性、由细节、由对人的形象、由对生活的气息的把握所建构起来的非常丰沛的生活世界和艺术世界。”

尤为值得注意的是,《家山》中使用了大量方言俚语。文学评论家、诗人何向阳对此感受颇深,她盛赞小说中地道方言俚语的运用,同时注意到王跃文行文中的民间语文,例如对联、书信、报刊、官府告令、口号标语等特殊文本在小说中俯拾即是。她认为,“民间语文的运用,既传达了百多年来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重大历史事件,也传达了自近现代以来中国的语言之变,前者着重史的部分,如社会生活、乡



王跃文

村民俗、时代变迁,后者则着重于诗的部分,如诗、文、语言的变化,其实也是人文之变、思想之变、情感之变。”

编辑曾问王跃文需不需要对方言俚语、文言古句加以注解,王跃文非常自信,认为读者只要往下看,都能理解,“我使用民间语言的时候,学到的不仅仅是老百姓的词汇、修辞,而是家乡人物的神态、腔调、笑貌,以及他们的思维方式、生活态度,等等,这些都通过他们

的语言活生生逼到眼前来。”

四十岁以后 “乡村记忆朝我扑面而来”

王跃文的故乡在湖南溆浦,这里是中国最早的文学地标之一。2300多年前,伟大的诗人屈原流放于溆浦,生活达9年之久,写下《离骚》《九歌》《涉江》等楚辞名篇,其中有“入溆浦余偃偃兮,迷不知吾所如”之句。其境内水脉激

水,南起金子山,汇流西注沅水。至此,一条熟悉的文学之河映入我们的心田,沈从文这样说明自己的创作之源:“故事中我所最满意的文章,常用船上水上作为背景,我故事中人物的性格,全为我在水边船上所见到的人物性格。”此水即为沅水,沈从文心心念念的母亲河。《家山》表现“人情美”、山水田园的美、耕织劳作的美,营构生命的诗意,表现人与大地、人与自然的和谐诗意的融合,这些美学特征都深刻地体现了乡土和文化对作家的双重滋养。

王跃文庆幸自己是一个乡下人。他从小在乡野间长大,各种农作物、动植物、生产工具、时令节气都和生活息息相关,他心中拥有的世界因此而丰富。虽然乡村生活是最熟悉的,最有入骨入髓的体验,但从二十多岁开始写作以来,乡村生活经验从未进入过他的创作视域,直到“四十岁以后,记忆中乡村的人与事朝我扑面而来”,他对生活的理解发生了重要的变化。

谈到创作《家山》的初衷,王跃文说:“《家山》不遵循单一线性叙事逻辑,也不注重简单的外在冲突,深描细述寻常百姓的烟火人生,抛弃对生活和历史的概念化先验定义,回到原生态、日常和真实的生活。我力图把这部小说写得扎实、丰富、辽阔,追求我理想中的史诗品格。”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张杰

打捞诗歌的“迷宫与玄珠” 向以鲜40年诗学随笔选粹出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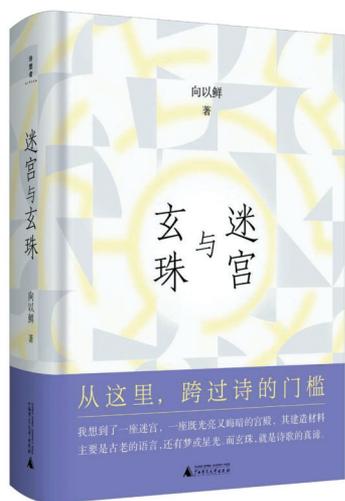
人类热衷写诗,也钟情于对诗进行解读。从刘勰《文心雕龙》、司空图《诗品》到亚里士多德的《诗学》,在中国乃至全世界,诗学阐释的传统源远流长。在当代诗人中,写诗的同时解诗,这个传统依然在延续。

1月3日,四川籍实力派诗人、四川大学教授向以鲜的《迷宫与玄珠》由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诗想者”品牌以“读经典”书系之一推出。这是向以鲜过去四十年间(1981年—2021年)的古今诗学随笔选粹。

新作《迷宫与玄珠》 涉及古今诗学命题

《迷宫与玄珠》共二十六万字,分为两卷:上卷“迷宫”,将浩瀚的中国古典诗歌及诗学寓意为一座瑰丽神奇的迷宫,里面遍布七宝楼台和暗道,如何从迷宫中获取无尽宝藏并成功走出迷宫,是所有中国诗人必须面对的问题;下卷“玄珠”,讨论的则是现当代诗歌,取意于《庄子》的象罔求珠传说,如何像象罔一样找到诗歌的真谛,也是每一个当代诗人想要回答的问题。

从《时间之诗》《别离的笙箫》《当杜甫遇见成都》《宋词一啸》《溪山有多远》《蝴蝶与奔马》《火车或诗歌札记》《我、海子和德令哈》《星辰与大海札记》《聂家岩在哪里》《我的书房生活》等文章名字可以看到,全书内容涉及中国古典诗歌与现当代诗歌一些重要的诗学命题,



《迷宫与玄珠》

试图从纷繁的诗歌史和诗歌现象中,梳理出一条可供寻绎的路径。

书中的第一篇学术随笔《释“彩翠”》写于1981年夏天。那时向以鲜刚满18岁,正在重庆西南师范大学(现在的西南大学)中文系读大二,这篇暑期学习笔记现在看起来自然显得有些稚嫩,但作为作者学术方面的初啼却弥足珍贵,一颗敏感而璀璨的诗心,跳荡在斑驳陆离的汉语词汇之间。四十年,于历史长河而言,只是迅捷的一瞬;四十年,于个体生命而言,则几乎意味着全部青春。

在中国当代诗歌写作群体中,向以鲜的学术经历与写作经验较为独特。作为历史专业的教授,向以鲜的本职工作是和发黄易脆的故纸堆打交道,从学

科分类上属于蔚为壮观的历史文献学,并参与四川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主持的《全宋文》《宋辑珍本丛刊》《儒藏》及《巴蜀全书》等多项国家重大古籍整理研究工程,先后获得纳通国际儒学奖及第八届教育部人文社科奖。

校古籍写新诗 从故纸堆中发现诗歌的黄金

在向以鲜的本职工作中,做得最多的一项工作就是古籍的校点与整理。为古代文献打句读、校异同的工作,他付出了几十年的青春和热血。明人陈继儒曾经说过:“余得古书,校过付钞,钞后复校,校过付刻,刻后复校,校过付印。印后复校,然鲁鱼帝虎,百有二三。”在向以鲜看来,这样反反复复的劳作,类似于西西弗斯的苦役。校书永远是一个令人后悔的工作——不是梅花落满南山,而是错讹落满书页。尤其是卷帙浩繁的著述,要做到百分之百的没有脱讹衍倒,几乎是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作为创作汉语新诗的一员,向以鲜在完成本职工作的同时,也投入现代汉语诗歌写作之中,迄今已完成“我的三部曲”(《我的孔子》《我的聂家岩》《我的发音》)及“旋律三部曲”(《唐诗弥撒曲》《生命四重奏》《动物的密吟》)。其诗作曾斩获《诗歌报》首届探索诗大赛特等奖、天铎诗歌奖、四川文学奖、首届杨万里诗歌奖、《诗刊》社中国诗歌网2018年度十佳诗集奖、李白杯诗歌奖、第七届中国长诗奖最佳成就奖等。

这种甚为特殊的职业阅历,为向以鲜的写作与研究开辟出不同寻常的路径和观察角度。向以鲜觉得这两者是相辅相成的,“我能从故纸堆中发现诗歌的黄金。很多诗作,都是在翻阅古代典籍时写出来的。那些陈年旧事,总是以新的形象,重生于诗作中。作为一个诗人,得感谢伟大的传统经典;作为一个历史文献学者,又得感谢神圣的诗歌。这是双倍的反哺与回馈:如果没有历史文献的滋养,我可能永远也写不出《我的孔子》或《唐诗弥撒曲》;如果没有诗歌,也写不出极具个人温度的《中国石刻艺术编年史》或《盛世的侧影——杜甫评传》。作为一个诗人,我是幸运的,学术研究带给我无尽的‘诗想’。作为一个学者或文献学教授也是幸运的,诗歌让万物生辉。”

据广西师大出版社介绍,作为“诗想者”品牌重要组成部分的“读经典”书系,以对文学艺术领域的经典作品、代表性人物的感受和介绍为主。所选作者,多为具有突出创作成就的作家,他们对经典作品的感悟、解读、生发、指谬,对人物的颂扬与批评,均秉承“绘天才精神肖像,传大师旷世之音”的宗旨。在行文造句中,力求简洁、随和、朴实,不借屈膝、凌空蹈虚。

经典作品总是常读常新,其魅力不会因为时间的流逝而削弱。阅读经典,不仅能拓宽我们的知识面、开阔视野、增强思想的深度,更重要的是,经典作品能够延展我们生命的维度和情感的深度。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张杰